

东盟文艺

统筹:寒川

第388期 印尼篇

组稿人:莎萍

小水滴

莎萍

沉思

——题罗丹的雕塑

支着头 独坐不言不语
不管雨的鼓噪风的叹息
把眷恋和悲戚默默吞下
低下头 才能看见自己

骨董

时间即是金钱
价值随着日子增添
不在乎现在和未来
最关心是从前的以前

难

最难读是——人。
最难写是——爱。
最难忍是——情。
最难忘是——恩。

新冠肆虐忆“黎明”

晓星

新冠病毒还没有从地球上完全消失的迹象，宅在家中的日子看来还得继续熬下去，好些人把玩手机当成了宅家的日常必备“功课”，而我打发时间的“法宝”是翻阅旧书报。

突然翻到了一封旧信，是“黎明”写来的，打开一看，信的开头第一句话是“不管夜晚多么黑暗，黎明总是会到来。”

这句话令我心潮澎湃，不仅仅是这句话激励是那些挣扎在困难环境下的人们，坚持到底等待最后胜利的到来，而是从这句话中我忆起了写信者，一位已故的文友“黎明”。

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听到“黎明”（原名颜耀）这个名字。那是在收听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“文艺园地”“文学小品”等节目时听到的。

那时候，黎明时常给这两个广播节目写稿，他写得很勤，作品主题鲜明，内容充实，文笔清新，散发着浓厚的朝气。他也常在新加坡收听拙作的广播。于是我们之间靠着新加的无线电广播架起一道友谊之桥。在当年文艺节目主播新加坡著名诗人杜红的穿针引线下，我们书信来往过一段时日，但遗憾的是，双方却从来没有向对方索取照片。让我至今只能脑海中臆想着对方的长相。

新加坡停播文艺园地节目后，我们断绝音讯达数十年之久，但“黎明”这个名字始终储存在我脑海的记忆库中，从未被删除。

我结识了雅加达文友雯飞后，某日，在往返书信中，突然接到雯飞友的来信称，她从黎明口中得知他与我“神交已久”，于是，通过雯飞友的“搭桥”，我们又“重续旧谊”。可惜的是，许是他工作忙，许是书信已被电子邮件所淘汰，书信往来仅有数次就中断了。

不久后的某一天，突然先后接到雯飞和碧珍友的手机短信，告知黎明入院。从短信中我得悉黎明病况沉重。尔后，碧珍友也多次在电话中继续告知我黎明的最新病况，最终他被送进急救室抢救，看来情况非常不妙。远方的我无法亲往探望，只有在远方默默祈祷，祝福他早日康复。

然而，事与愿违，黎明还是走了，留下了一篇遗作《病》。

新冠病毒还在地球上肆虐，每天，一个又一个的生命被病毒夺走，重读黎明的遗作《病》，对《病》的无情和冷酷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。

我看着信，默默地重复着信中的这句话：不管夜晚多么黑暗，黎明总是会到来。

(完稿于
2020年10月13日)

同学情

夏千金

一场疫情

把我们囚禁起来

虽然没有铜墙铁壁

却改变了世界的历史、人际关系。

为严峻防疫，居家护庇

网络讯息在手机上传播

虽然大家不能相聚

彼此还能互相关心与问候。

发来疫情软禁期近照

残酷的岁月折磨了我们的容颜

却改变不了五十五年的同学情

都期待着春暖花开时

相聚笑开颜



疫情时期同学们的近照。

爱的礼物

李志宏

贝克是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，每到一个城市，他总会停留一段时间，发出广告招收弟子。

今天，贝克非常高兴，来应试的人中，有一个小女孩的演奏，让他怦然心动，他当即笑着对小女孩说：“你被录取了。”

两天的应试结束，贝克这次只招收这个小女孩。他

开始按自己的琴谱训练小女孩，小女孩每天勤奋的拉琴，一开始总是错误百出，渐渐地越拉越好。小女孩的天赋实在难得，几个月后，贝克终于露出了笑脸。

离开前，照例举办了一次师生演奏会，演奏会相当成功，现场观众掌声不息。

演奏会结束，贝克发现小女孩的脸上有明显哭过的

泪痕，他走到小女孩面前问她说：“孩子，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高兴，为什么哭啊？”小女孩说：“这是我的第一次演奏会，我的爸爸妈妈却没有听到。”

“这样啊……”贝克为小女孩感到心疼，他提议，开车送小女孩去她父母那里。

他们开车离开市区，随着蜿蜒的山路前行，来到了墓园。原来，小女孩的父母早逝，她从小和奶奶相依为命。

小女孩把一束鲜花放在坟前，深深吸了口气，闭上眼

睛，然后拉响琴弦。琴声低沉哀叹，百转千回，最终回归明朗温柔。

小女孩的演奏让贝克大为惊叹，他问小女孩这是什么曲子，怎么连他也从来没有听过。小女孩说，这是她自己写的琴谱，她取名叫《爱的礼物》。

贝克呆呆地站在那，眼里不觉噙满了泪水，他决定不再动身前往下一个城市，而是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，亲自为母亲献上这首《爱的礼物》。

澳门风情画

东瑞

有些朋友一提到澳门，脑海中就很快地习惯性反应：都是赌场，哪有什么好玩？对澳门的游兴马上减弱，甚至消失殆尽。这对澳门很不公。

其实，澳门不仅仅有赌场而已。

澳门的历史悠久，整个历史城区在2005年7月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这其中包括了东望洋灯塔、卢家大屋、妈阁庙、圣奥斯定教堂、大三巴等等，虽然不少景观受到附近建筑物超高的视野性破坏，但保育上似乎比香港还好一些。澳门不少建筑风格和样式和马六甲相仿，很多酒店还是多个世纪前遗留下来的，或者由一些老建筑改装而成，因此，要体会那种华洋参杂的风格，澳门不失为好去处。

喜欢澳门，除了上述这样的文化氛围外，还有一些僻静的小巷，令人喜欢和怀念，它们和日本的一些小镇、马来西亚的檳城、马六甲的街巷相似，干净、没有人影，有时还设置着一些树木和靠背长椅，供走路走得累的人休憩、歇脚看手机。农历新年前夕大半个月，我因为受邀做澳门李鹏翥文学奖的评审之一，和老伴到澳门一趟，就感受到非常浓郁的年味。议事厅张灯结彩，金猪处处，马路上行人脚步匆匆，一拨一拨的中国大陆游客，由举旅行社三角旗帜的导游带领，穿街过巷，非常热闹，和寂静的小巷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如果说，大街的繁闹香港也有的话，那么澳门历史城区的不少石子路就是香港所缺

的。走在这样的石子路上，很自然地会有思古之幽情蔓延，觉得好像一脚踏在现代，一脚踏在旧岁月的路上，好想在上面跳一曲踢踏舞，不需要特别舞台的音响，大皮鞋与石子路有节奏地摩擦，就会发出悦耳的声音。澳门笔会的文友很有创意，配合颁奖礼，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“文学散步”活动，做法是，由诗人写一批有纪念意义的、包含历史景点的现代诗，然后参与的人一起散步，在有关的地方逐一朗诵。这是很新鲜的文学活动形式，在香港只有著名文学家小思老师和爱好者做过；澳门笔会编了一本文学散步的专刊，封面就是带花纹的石子路。

我也喜欢澳门的静和老铺子的老。这样的旧日意境，恐怕只有在鲤鱼门的老街和香港最早的荷里活道可以见到和重温。忘不了有一年，我和印尼华文文友住在皇都酒店，特地很早起身，目的就想走一走澳门的老街。朋友问，老街有什么好？我说，你要看看澳门现代和传统并存的特色，这个漫步是必不可缺的体验。这一天上午，我们整整走了一天，至少也有三四公里吧，所经之处，寂静得有点儿骇然。陈旧的唐楼、商店、居家大部分还在沉睡中，大街和小巷不见人影，偶然见到卖早点的小小外摆几张小椅，三五椅子，一二食客在吃粥、包子之类。很是悠闲的样子。

稍后，我们回酒店的大堂坐了一会，到另一条寂静的街走走，想看看那类买少见少的

士多店。这类店，卖的是酱油、罐头、香烟、糖果之类，香港早就很少见了，要看原大的“大模型”，可以到香港历史博物馆去看；但在澳门，我们走的这一条老街，几乎全是那种至少半个世纪以上的老士多店，有时大半天不见半个人影，或者老半天小老板坐在高高的柜台后打瞌睡，一动不动的。走在这样的街道，就像时光倒流，走回我们的童年一样。二战后的亚洲各国，尤其是东南亚几个国家都一样，萧条贫困，我们的玩意就是弹玻璃珠子、弹弓打鸟、放风筝、旋转小螺旋，吃的是水果糖、花生、珍珠棒子等等，哪一个当代朋友的童年不是这样走过来呢？而供应这类零食的小铺就是这类士多店，如何会不感到亲切？

到了一个著名大城市，对其地标的“报到”，无不趋之若鹜。到巴黎必到艾菲尔铁塔、游塞纳河，到伦敦必要看白金汉宫、伦敦桥，到莫斯科要到红场看圣瓦西里主教座堂，到北京必到天安门，到香港看尖沙咀钟楼，到澳门呢，甭说，大三巴名气比上几个大建筑不遑多让，然大三巴的最大特色和最大的不同，也比谁都残旧破烂，毕竟大火焚烧过，剩下一堵残墙。虽然来过很多次，我们依然要到这澳门的大地标报到。说来真有趣，我们这一对“大路盲”闹了一次最大的笑话。话说我们所住的京都酒店，就在新马路，拐一个湾就到了议事厅广场。那天，我们就在酒店门口

的士，好快，就有辆的士停

在酒店门口，从车厢内钻出一位中年妇和一对十来岁的儿女。正觉得我们运气大好，钻进车厢的时候，老伴与司机说，要去大三巴。司机大笑道，诺！她们一家也是要去大三巴的！我就载她们在这里停车。大三巴离这里很近，走路就可以了，接着，司机指了一个方向。我们即刻从车厢退了回来。这样的司机无法不点赞，如果他装模作样地绕圈狠狠敲我们一笔，我们也得乖乖任他宰得我们一脖子血啊。那样诚实的司机，实在值得澳门人骄傲，这也是澳门人情的暖吧。

这一天是周末，游客特别多，我们走到议事厅，再问人，穿过汹涌如潮的人群，终于走到了大三巴，在那里拍了“今天到此一游”的二人照。除非爱好摄影者，一般人都无法拍出理想的美照，我们需要其中一人站好位置，然后另一人替给我们拍照的游客构图好图，拍出来的效果才不至于太离谱。

澳门的葡国餐是澳门朋友喜欢尽地主之谊的代表性菜肴，有一定特色，葡国咖喱鸡、葡国牛肉、清蒸包菜等等，都很可口，不妨一试。

到澳门交通最不必担心，大小酒店都有车在码头候客，载你到所订酒店，想到函城新填海区的大酒店大赌场大商场如新濠天地、威尼斯人等，都可以用接驳的方式搭乘，这一点优势服务是香港没有的。

澳门的风情画，正如小贩转动架上的明信片，不是一张，至少是十几张吧！

今夜

碧玲

入夜时分，老伴迟迟未归。不安中，她想起昨夜老伴说的：“疫情时期，我怎能足不出户？工作还得照做，因为日子还要过。出卖劳力的在这种时期，更要认真做，好好做，岂可留在家中光吃不做？……”

老伴的话令她想起老无所依的凄凉，想起退休年龄已过却还得为生活奔走的老伴，心里一片茫然……

“外头风大，小心着凉！”这时老伴快步走到她跟前。她心头一暖，牵挂中的老伴已回来，还给她带回一盒中秋月饼。

今夜，窗外一轮圆月高悬夜空。今天过节，她给老伴熬了一锅香喷喷的黄姜鸡汤。灯光下，老两口吃了一顿简单的晚饭。

今夜，小屋洋溢着无言的暖意。

“老头子，儿子真的记不起我们了。”今年的中秋夜，她不忘重复这句话。

“老太婆，记不起又怎样？我们不就活得好好的吗？活得健健康康的吗？有的人不是记不起，而是不想去记起，不要去记起！我说，只要我记得起你，你记得起我，就好！”老伴想起婚后迁居外地十几年，生活过得不错的儿子。

今夜，搁在书架披着一层灰尘的手机突然响起，老伴一手抓起。“哈！是你吗？你还记得你有老爸和老妈吗？十几年了，你把我与你老妈抛在脑后，忘了我们的存在，似乎，可有也可无。你说，这十几年来，你买过一粒米给我们吗？寄过一盾钱给我们吗？没啊！……”

今夜，听老伴说了一席久藏心底的话，她想起那句话：“沧桑不是自然，而是经历。”看看老伴，望望窗外，此时，圆月高照，就切个月饼与老伴尝尝吧！

今夜，她与老伴依然留守小屋，厮守在这方空间。几十年岁月就这样过去，平淡中过得踏实，或苦或乐，她都珍惜。

今夜，她又想起那句话：“幸福不是状态，而是感受。”

(2020年10月10日)